

黄

山

游

记

□候淑荷



博客视野

自从看见徐霞客说过的“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后，游一次黄山便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一个梦。

前几天，终于有机会一睹黄山真颜！清晨，我们来到黄山后山云谷寺准备登山，黄山真正的景区从白鹅岭开始，从云谷寺到白鹅岭有7.5公里的路程，可以徒步和坐缆车两种方式到达。我一路攀登，中午时分到达了白鹅岭，开始游览黄山的北海景区，北海景区是黄山的腹地，是黄山的风景窗。我们跟随导游、听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传说，走入黄山深处，感受黄山无处不在的美。

黄山是美的，可谓是移步换景，景景秀丽。它的松、它的石、它的云雾，无不让我们迷醉。

黄山松，它们吸黄山之灵秀，受日月之精华，以石为母，破石而出，顽强地扎根于巨岩裂隙之间，遍布在千峰万壑之中。它们或依岩挺拔，或独立巅峰，或悬挂绝壁，有的冠平如盖，有的尖削似剑。千百年来傲然生长在这座灵山之上，它们



小小说

妈妈的心眼儿

□陈蓉

这是多年前的的事了，但它却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8岁那年的一天，妈妈发现家里没有白糖了，就拿钱叫我去买白糖。因为没有零钱，她就将一张百元大钞给了我，叫我千万小心，不要弄丢了。我说了声：“知道了。”便接过钱，高高兴兴地上街去了。

我来到一家小商店，把100元钱递给店主说：“叔叔，我买一斤白糖。”店主收了钱后，称了一斤白糖给我，然后找给我8元钱。我说：“叔叔，我给你100元，一斤白糖两元钱，你应该找给我98元才对呀。”店主说：“你给我的是10元，不是100元。”我说：“我给你的是100元。”人高马大的店主不耐烦地把8元钱扔过来，骂道：“你小小年纪，竟然耍赖，还不快滚！”

对于年少的我来说，这种情况已超出了我的思维。于是我只好拿着一斤白糖和8元钱，回到家哭哭啼啼地向妈妈诉说。妈妈说：“别哭别哭，你在哪个商店买的白糖？快带妈妈去。”

妈妈带上一斤白糖，跟我一起来到了那家商店。妈妈对店主说：“我女儿刚才在你这里买一斤白糖，给了你100元钱，你怎么才找回8元？”店主说：“你女儿给我的是10元，不是100元。”妈妈说：“那100元是我给她的。”店主说：“你给她100元，并不代表她给我的也是100元。你还是问问你女儿，还有90元到哪去了？”我气得说话都结巴了：“那……那100元我……我亲眼看见，我亲眼看见……看着你放进抽屉里的！”

这时，店主打开左边那个抽屉，掏出好几张百元大钞，粗声大气地说：“我的抽屉里，100元的钱多着呢。这张，这张，这张，还有这张，难道都是你的？”店主把那些百元大钞一一摆在柜台上。妈妈说：“你有多少钱我管不了，我只要回我的90元，你再不给，我就要报警了。”店主说：“我还要报警呢，你在我的店里无理取闹，影响我的生意，我要你赔偿损失。”

店里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他们怂恿说：“对，报警。”店主眼珠一转，也许是想到反正口说无凭，警察来了也弄不清楚，于是他就报了警。

十几分钟后，警察来了，妈妈和店主依然各执一词。警察对妈妈说：“你说给了店主100元，有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我只好请你离开，因为你确实影响了人家的生意。”店主斜了妈妈一眼，挑衅地说：“证据呢？拿出来呀。”妈妈说：“我那张钱，在100中间那个‘0’的正中间，扎有一个小小的针眼儿。警察同志，请您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我那张钱。”

警察拿起柜台上的那几张百元大钞，一张张仔细检查，真的发现一张百元大钞中间那个‘0’的中央扎了一个小小的针眼儿。警察训斥了店主几句，叫他赶快找90元给妈妈。妈妈说：“这一斤白糖让我看着就难受，我要退货。”

结果，妈妈把白糖退给了店主，要回了自己扎有针眼儿的那张钱。回家的路上，我问妈妈：“妈，你怎么想到在钱上扎针眼儿的？”妈妈说：“外面有坏人也有坏人，不能不多个心眼儿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平安地度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关口时，愈加感觉到了妈妈那份心眼儿的可贵，它教会了我如何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



吾思吾想

胡竹峰其人有秋气。按年岁，他是小先生，不是老先生。但提笔行文，老气横秋。老气横秋似不是好话，然在此处，是作好话来说。天行四时，一时为秋，秋之气为清、为爽、为苍劲、为高迈，万物至此近老。古人文章之道，讲究得天地之气，竹峰当盛年而独秉秋气，是为异禀。

《雪下了一夜》，却不是秋，是冬天了。雪只管下去，干你甚事？可天地、风雪、山川、日月、草木、虫鱼，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竹峰的事，是世事，也是心事。心事浩茫连广宇，雪夜闭门与旧游，竹峰竟写了这样一本书。用一个“竟”字，是叹其真真胆大，安敢如此。从《逍遥游》到《昆明的雨》，二十四篇文章全是古人写过的，从庄子到汪曾祺，各路神仙下凡，召集文曲星雅会，此事我不敢。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从此，但凡与电沾边的物品，老妈使用时都战战兢兢，避之唯恐不及。

表姐坐电梯

有一次，长春二叔家妹妹来白城出差，她让住在农村我家的表姐雅华去长春玩几天。

为了早上坐火车方便，当晚她们一起住在离白城火车站较近的白城宾馆。早上，长春的妹妹先下楼退房，给表姐打电话让她坐电梯下楼。经服务员指引，表姐进了电梯，却不知道咋能让电梯关门，咋能让电梯升降。此前，表姐根本就没

人说过。

好多年过去了，但是每当说起这件事，生活在深圳的表姐还显得很难为情，她自嘲说：“打小生活在农村，从来没听人说过电梯，以致进了电梯间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见识少就是不行啊！估计我会是那个服务员永远的笑话。”

我想当“姜万才”

小时候，可没少被人问过长大干什么这类问题，我至少有十好几年的理想是当“姜万才”。

当年，二叔因在白求恩医大毕业成绩优异，原本留校，文革期间响应号召，到磐石县细林公社卫生院工作。他不光医术过硬，农村的修路挑土、接架不捡粪也样样当先，获评县劳动模范，戴上大红花受表彰。

不久，大队接到了公社的电话，让我爹某日某时去公社接细林公社卫生院的电话，说卫生院打算派两个人来我家搞外调，二叔已经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了。

老爹去离我家6里多地的公社接电话那天，特意带上我。那时，我们去公社基本是步行，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公社的电话间。只见老爹左手按住电话机机身，右手哗哗地摇动电话摇把，然后从机身拿起话筒，说：“姜万才吗？”对方回答：“我是姜万才，你要哪里？”……

回去的路上，我就想：这个姜万才也太牛了！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打个电话，还必须要走他的门路，他要是不同意，你这个电话就打不成。打那往后，谁若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就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想当‘姜万才’。”

直到有一天，我陪表哥吃饭，期间东拉西扯，三绕两绕，就绕到我的“理想”上去了，我的碎碎念念还没完，就撞到“姜万才”身上了，表哥仔仔细细一听，噗嗤一声，一口饭就笑喷到了菜碗里——

“啥姜万才呀？那是电话接线员，交——换——台！”



红船芳华

——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王海峰

那是一艘普通的游船
却红得那样的耀眼
荡漾在粼粼的湖面
却倒映出砥砺前行
的英姿

那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
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一天的泛舟
唤醒了一个时代
一湖的烟波
洗练出一个崭新的未来
时代强音震颤
——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东方巨人猛醒
执一把金刀修天地
挥一柄金斧正山河

请不要说

穿厌了这身军装

□张程

请不要说，穿厌了这身军装
不论你在军营成长得怎么样
脱下军装的那一天
再穿，也没有领花肩章
到那时，你可能不会回忆和神往
可每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军人
都会向你投去崇敬的目光
因为你的身上镌刻着
——献身国防

也许大熔炉不适合你的成长
你更把思念留给了故乡
可是走出军营后
就算你有多么远大的理想
都不及一身军装带给你的荣耀与辉煌
曾为军人的印记都会和你如影随形
走过山高水长
——永远难忘

未来，无论你是谁什么职业、身份和方向
从此后，军旅生涯都是你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曾经付出所有青春时光
性格中不改的刚毅顽强
血脉里流淌的激情倔强
天地间北战友情兄弟一场
海阔天空人生路风雨担当

穿过军装，从此与众不同
从此“兵”味不改
从此老部队、老战友、老营房
会走进你的梦乡
珍惜你穿着军装的日子吧
兵龄越长，思念越长

我猜想，因个人眼界、知识、常识、经验等等的局限，估计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故事。某日，在脑海里搜寻比对，择亲人和自己顶级搞笑的糗事三则，辑录于此，博大家一笑。

老妈接电话

2004年，70岁的老妈和77岁的老爹从农村搬迁到白城生活，此前，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

进城的老两口决定跟老弟一家一起生活。那时，家庭时兴安装固定电话，弟弟也求人安装了。当时手机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家庭固定电话使用率很高。老爹有时到外面走走，顺带买点菜，弟弟、弟媳上班，家里只有老妈和一直由老妈伺候的二弟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残障儿子。老妈就成了经常接听电话的人。

老妈接电话的样子特别搞笑。每当电话铃响起，她怕误事直奔电话不敢耽搁。可是，老妈绝对不会直接操起话筒放耳边接听，如果手里啥也没拿，她就顺手操起枕巾、毛巾、抹布、擤面纸、笤帚啥达……把话筒从座机机身上拨拉下来，话筒仰脸朝天，老妈就俯下身来，对着话筒接听电话。接完，老妈马上拿起一块垫布之类，垫住话筒急如星火地复位。

老妈对带“电”字的生活用品如此敏感恐惧，与她的农村生活阅历息息相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话、电灯都是稀罕物，那时过年时家里的白炽灯要是正常通电，都把我们兴奋得嗷嗷叫。

由于对电的知识掌握的少，村里没少出事故。我同桌刘国富的父亲，外号刘四虎子长得膀大腰圆，绝对是种田干活的好手。年不满50时，却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手扯冒着蓝烟的广播线而送命。同村姑舅的儿子姜纯革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在村上当电工，扯低电压线时，村民用绳子晃悠线圈时不小心碰到了高压线，电把他从梯子上打到地上，后脑勺摔个大窟窿，险些丧命。

想当“姜万才”

□郝凤山

见过电梯，就别说咋操作电梯按键了，她在电梯里面急得团团转。

无奈之下，表姐只得出来喊服务员，服务员笑说：“那里面有楼牌号码，你进去按一下就行了。”表姐再进电梯，对着电梯按键胡乱按了一气，电梯竟然纹丝不动，表姐红头涨脸地跑出来，第二次向那个服务员求助。服务员拿眼乜斜表姐，不耐烦地带着她来到电梯旁，手把手教她怎样使用电梯，表姐这才从楼上下来。

表姐3岁丧母，少小时，她生活的轨迹不外乎在农村姥姥家（我家）和海拉尔（表姐父亲家）两地奔波，而在我家待的时间居多，她没坐过电梯，也没听别